

<<悉达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悉达多>>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1628

10位ISBN编号：720808162X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 赫尔曼·黑塞

页数：157

字数：85000

译者：杨玉功 译,丁君君 校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缘起 《红楼梦》作者在开卷第一回中曾“白云经历一番梦幻之后”，于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终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千古奇书《石头记》。

书中又比出“风月宝鉴”正反皆可照人。

按所谓解构主义的观点，书里的故事与书外的故事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十几年前，笔者似乎可算作“已发菩提心”的文学青年，可命运不是那省油的灯，你“心比天高”，一定让你身陷九地，让你七荤八素一番。

于是也颇经历了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人生境遇。

<<悉达多>>

内容概要

古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英俊聪慧，拥有人们羡慕的一切。为了追求心灵的安宁，他孤身一人展开了求道之旅。他在舍卫城聆听佛陀乔答摩宣讲教义，在繁华的大城中结识了名妓伽摩拉，并成为一名富商。心灵与肉体的享受达到顶峰，却让他对自己厌倦、鄙弃到极点。在与伽摩拉最后一次欢爱之后，他抛弃了自己所有世俗的一切，来到那河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最绝望的一刹那，他突然听到了生命之河永恒的声音.....经过几乎一生的追求，悉达多终于体验到万事万物的圆融统一，所有生命的不可摧毁的本性，并最终将自我融入了瞬间的永恒之中。

作者简介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评论家，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以《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作品享誉世界文坛。

1923年46岁入瑞士籍。

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其他作品：《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

<<悉达多>>

书籍目录

第一部 婆罗门之子 沙门 乔答摩 觉醒第二部 伽摩拉 人世间 轮回 在岸边 船夫 悉达多
之子 吨 侨文达

章节摘录

第一部 婆罗门之子 在房舍的阴影中，在阳光照耀下的河岸边，在泊岸的小船旁，在柳树林和无花果树的浓阴里，悉达多，英俊的婆罗门之子，年少的雄鹰，与挚友侨文达一同长大。在河岸边，在神圣的祭祀和沐浴中，阳光晒黑了他浅色的臂膀。

芒果林中，在孩童的嬉戏间，在母亲的歌声和神圣的祭祀中，在聆听博学父亲的教诲和智者的谈话时，树影流入了他幽黑的眼眸。

悉达多早已加入了智者们的谈话，与侨文达一道修习辩论、静思与禅定的技艺。

他已经学会如何默念“唵”——这真言之本；吸气时默默吸入它，呼气时则凝神默默吐出它，此刻，他的前额仿佛放射出纯净思索的心灵之光。

他已学会如何在自我存在的深层体认阿特曼——永恒不坏，与宇宙合一。

他的父亲心中充满喜悦，因为他的儿子聪慧好学且渴慕知识；他知道他的儿子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祭司、婆罗门中的王子。

他的母亲满怀幸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注视着他落坐、起立和行走，强壮英俊的悉达多，四肢修长，体态完美地向母亲问安。

每当悉达多走过城里的街巷，年轻的婆罗门女子心中就会泛起阵阵爱的涟漪；他有着高高的前额，王者般的眼神，还有隼削的背影。

他的朋友侨文达，另一位婆罗门之子，对他的敬爱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他爱悉达多的眼光与和蔼的嗓音；他爱他走路的姿态与行动的完美文雅；他爱悉达多的一切所言所行，然而他最爱他的精神、他那高尚而热切的思想、他炽热的意志和崇高的使命。

侨文达知道，悉达多绝不会成为一个平庸的婆罗门，一个懒惰的献祭官，一个贪婪的咒语贩子，一个傲慢无知的雄辩家，或仅仅是羊群中愚蠢善良的一员。

而他，侨文达，也不想成为任何一类这样的人，不想成为成千上万庸庸碌碌的婆罗门中的一个。

他要追随人所爱戴的杰出的悉达多。

如果悉达多将会成为一位神，如果他将进入大光明界，那么侨文达将要跟从着他，作为他的朋友、他的伙伴、他的仆人、他的卫士和他的影子。

就这样，所有的人都热爱着悉达多，而他也使所有的人喜悦和快乐。

但是悉达多却无法令自己喜悦快乐，他漫步在无花果园中的玫瑰小径，在林中蓝黝黝的树阴下静思，每日在赎罪池中洗浴自己的肢体，在芒果林的浓阴深处参加祭礼，他举止美雅，为所有的人所爱，使所有的人快乐，而他的心中却没有快乐。

梦境和不安宁的思绪从流动的河水，从夜晚闪烁的群星，从太阳的光芒中不断向他袭来。

迷惑与灵魂的躁动随着祭祀的烟火升起，在《梨俱吠陀》的诗句中迷漫，在婆罗门长者的教义中骚动。

悉达多已开始在内心中感到若有所失。

他已开始感到，父亲和母亲的爱，以及朋友侨文达的爱不会永远使他快乐，使他安宁，使他满意而知足，他已经开始怀疑，可敬的父亲以及其他的教师——那些婆罗门的智者已把他们大部分的最优秀的智慧传授给了他，已把他们全部的知识灌入了他等待着的容器；而他的容器没有盛满，他的心灵没有满足，他的灵魂没有安宁，他的心没有平静。

虔心沐浴是善，但那只是水而已，不能洗清罪孽，不能疗慰思想之渴，更无法驱散心之恐惧。

向诸神的奉献与祈祷固然极美，但那就意味着一切吗？

这种奉献是否使人快乐？

而诸神又如何呢？

真的是生主创造了世界吗？

难道不是阿特曼独自创世吗？

诸神的形体不是创造得像你我一样吗？

不是像你我一样无常而终有一死吗？

那么向诸神的献祭是否是真与善的行为呢？

<<悉达多>>

是否明智和值得呢？

除了惟一的阿特曼，人们还应当向其他的什么人献祭、向谁表示尊崇呢？

然而，阿特曼又在何方，那永恒的脉搏到底在何处跳动？

难道不是存在于自我中，存在于内心的最深处，存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所带有的永恒之中吗？

然而这自我，这最深处，这终极永恒又在何处？

它不是筋骨，不是肉体，也并非思维或知觉，这就是智者们的教诲的。

那么它到底在何处？

有没有另外值得追寻的道路通向自我、通向阿特曼？

没有人能指明这道路，没有人知道；无论是父亲，或教师们，或智者，或者那些神圣的诗篇，都不知道。

婆罗门与他们的神经典典懂得一切的一切，他们关注一切——世界的创生，语言的起源，饮食，呼吸，感官的秩序以及诸神的事迹等等。

他们的确极为渊博，然而倘若他们不了解那件惟一关键之事，那么是否还值得去了解上述的一切？

神经典典中的许多美妙诗节，特别是《娑摩吠陀奥义书》中曾论及了这种最深处的终极之物。

它写道：“汝之灵魂即宇宙。

”其中又说，在幽深的睡眠状态中，人会跨入意识的最深处，住在阿特曼中。

这些诗节蕴含着神奇的智慧，所有圣贤的学识都被收拢在这些有魔力的辞句中，如蜜蜂所集的蜂蜜般纯粹。

不，这些婆罗门智者们的世代相延保存和搜集的大量知识不可以轻易忽略。

然而那些不仅能掌握，同时也能体验最渊深学识的婆罗门、祭司或智者又在何处？

那些不但在睡眠中证得阿特曼，又能在清醒的意识中、在现实的生命中、在一切言语与行为中实现阿特曼的求道者，他们又在何方？

悉达多认识许多值得敬重的婆罗门，尤其是他的父亲，他圣洁，渊博，德高望重。

他的父亲令人景仰，举止从容而高贵，生活纯洁，言谈明达，头脑中充满高尚、美好的思想。

然而即便如他那样渊博，他是否真的内心宁静极乐？

他不也是一位充满渴望的追求者吗？

他不也是带着无止境的饥渴不断诉求于神圣的源泉——诸如祭祀、经典与婆罗门的论道吗？

为什么毫无过错的他要每天沐浴一新，试图洗清自己的罪孽呢？

难道阿特曼不是存在于他的内心，源泉不是在他的心中流淌吗？

人必须找到自我之内的源泉，人必须拥有它，其他的一切只是探索——是弯路和错误。

这就是悉达多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渴求，他的悲哀。

他常自己默诵《歌者奥义书》中的一节：“确实无疑，梵天之名为真理；而证悟真理者将日日得入天堂之国”。

他常常觉得天堂之国就在近旁，但他从未真正到达那里，他也从未能止息那终极的渴望。

悉达多熟知许多智者，他们的教义亦为他所喜爱，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进入天堂之国，没有一人能消除那永恒的饥渴。

“乔文达，”悉达多对他的朋友道，“随我到那棵榕树下，我们将修习冥想。

”他们来到榕树之下并打坐，彼此相距二十步左右。

悉达多打坐并准备念诵“唵”字，他轻声诵出以下的诗行：唵为弓，心为箭 箭矢之的在梵天 智者勇猛不懈怠 当惯常修习冥想的时间已过，乔文达站立起身，这时天色已晚，晚间沐浴的时间到了。

他叫着悉达多的名字，却没有听到回答。

悉达多已陷入深沉的冥想，眼睛凝视着某个遥远的目标，舌尖稍稍露出上下齿间。

他似乎已止住呼吸。

如此，他打坐已进入甚深禅定之中，专注于“唵”字真言，心之箭直指梵天。

三个沙门行者曾经过悉达多的城邑，他们是流浪的苦修者，瘦弱疲惫，三人正值中年，几乎全身

<<悉达多>>

赤裸，肩膀上满是尘灰和血迹，在灼热的阳光下曝晒，孤独，陌异，对尘俗充满敌意——；人世中穷困潦倒的贱民。

他们的周身回旋着一种宁静的激情，一种不惜一切的奉献，一种残酷的自我弃绝。

夜晚降临，例行静思的时间已过，悉达多对侨文达道：“我的朋友，明天早晨，悉达多将加入沙门的行列，他将成为一名沙门行者。

”侨文达听了顿时脸色苍白。

他看到他的朋友脸上坚毅的表情，明白他的决心已如离弦之箭无可更改。

这一刻，侨文达意识到“那件事”开始了：悉达多将要走他自己的路；他的命运即将展开。

而随着悉达多的命运，他自己的命运亦将展开，所以他脸色苍白得像晒干了的香蕉皮。

“悉达多，”他大声道，“你的父亲会允许吗？”

”悉达多看了他一眼，仿若刚刚从梦中醒来，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他读透了侨文达的灵魂、他的焦虑和他的顺从。

“我们不用浪费口舌。

侨文达，”他轻声说道，“明日破晓，我将开始沙门的生活，我们不要再讨论了。

”悉达多走进他父亲所在的房间，父亲正坐在树皮编成的地席上，于是他走上前默默站在父亲身后，直到父亲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是你吗，悉达多？”

”这位婆罗门问道，“那么说出你的来意吧。

”悉达多道：“父亲，蒙您的允许，我特来告诉您，我希望明天离开您的家庭加入苦修者的行列，我希望成为一名沙门，我深信您是不会反对的。

”这位婆罗门沉默了许久，时光悄然流逝，小窗外的夜空已星移斗转。

儿子双臂交叉在胸前，默默地站立，一动也不动；父亲默默地坐在地席上，一动也不动；星辰在夜空中缓缓移行。

终于，父亲打破沉默，道：“激烈和恼怒的言辞对于婆罗门来说是不体面的，但是我的心中确有不悦。

我不愿听到你再次提出这样的请求。

”

媒体关注与评论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美丽的“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的双足宛如鲜花，他的灵魂成长，终得正果，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他的罪恶，那么，流浪去吧！

——《婆罗门书》 因为黑塞我喜爱上一种独白式的文体，像日记，也像书信；像孤独时自己 与自己的对话。

黑塞的文学可能影响了一代的青年走向追寻自然、流浪、孤独自我的觉醒。

——蒋勋

<<悉达多>>

编辑推荐

英文原版《悉达多》请见：Siddhartha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